



重刻宋宰輔編年錄序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
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
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
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

前漢旣承父處之業襲遷史之
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
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
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
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
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

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
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
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
不可使鬱而不章晦而不明而
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
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

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
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疊盛南北
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尚文其
俗競辨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
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
而爲之史者雜出於元世諸臣

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闢大義
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
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
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
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
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

野記所不宜廢而况其大者乎
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
著起建隆迄嘉定一代用事之
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
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群說
間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

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
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
宗正伯榮氏詫以爲延津之合
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
事每媿媿不能自休而王公方
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

編年錄 卷序 四
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
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茲其吉
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
得而具論之如此云

萬曆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
政使高安陳邦瞻序

宋宰輔編年錄序

宋宰輔編年錄者錄宋宰相拜
罷年月而并及其制詞卽於其
拜罷也畧次其生平梗槩以見
其人與世而一代興衰之故消
長之機粗具蓋法用春秋左氏

續年錄 序
而稍畧意倣史漢公卿將相年表而加詳焉者也其書出於宋太常徐誠甫手蒼會而梓於其子永陽令居誼始自建隆庚申訖於嘉定乙亥上下二百五十餘年爲卷二十據摭佚聞衷以實

錄辭約事核指婉義彰彬彬自爲一家言耀羲娥而遺星宿表嵩岱以槃丘陵西陽之異觀也歲久無翻本多所殘缺駕部王君損仲初得之焦太史漪園處第抄本用爲中郎之秘耳督學

玄鞫呂公見而愛之不忍釋懼其久而遂湮也爲稍讎其舛譌付之梓以廣其傳其脫斷不可考者則姑闕以存夏五郭公之疑蓋其慎也夫公風士者也公所好尚而梓布者如大塊噫氣

之眩眩焉起於泰山之阿穆如而蕭條衆芳其將以爲士風者也其梓之不足以風士公不梓也是編也以徵故實乎則宋史具矣以掇菁藻乎則宋文鑑不乏矣出一毛以彰鳳彩指雙飛

之罄鳧洲知非公梓編年意也
諺有之讀書思量作宰相故孔
明自比管樂少陵自比稷契范
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有憂天
下致太平意公蓋曰夫人旣幼
學壯行思一當縣官稱名世非
宰輔無足爲若期者故知効一
官能辦一得所姑舍是不錄錄
其大者景高山而思齊惕覆車
而內省則是編也亦當世得失
之林而千古從違之鏡矣管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賊

懼而改圖則忠良感而勃奮故
子輿氏竝之禹之平水周之兼
夷子長稱爲禮義之大宗矣公
之梓是編也其亦有春秋之意
乎夫法孔子以樹極標禮義以
彰軌所風豈其微哉匪直以寄

博採昭明作者苦心已也余與
公幸在壘堦之末故不可無言
以憑厥成先是抄本舊缺孝宗
一朝十七十八二卷觀者頗有
裂圖漏鼎之恨梓旣竣周藩宗
正伯榮以曬書得之散帙中公

喜於神物之終合也亟命補梓
於是是編遂爲完書三篋亾而
復得六詩逸而再見亦載籍一
奇也併爲志之然余猶恨是編
終於嘉定於宋三百二十年巔
末未備續而成之以爲一代大
典其猶有所待乎

萬曆戊午季夏望日河南按察
司按察使涿鹿馮盛明序

宋宰輔編年錄序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
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
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爲真相之
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
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

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
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
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
事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
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

二名爲准晚世頗兼衆職用兵
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
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
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
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
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

爲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
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
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
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
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
名爲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

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
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
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僕射之
佐實卽叅知政事也徽宗政和
中狗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
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

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
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
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
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
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
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

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舊
之衆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
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
雖兵民判若兩途真仁而後實
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
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

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叙進兩府畧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講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畧未有傳者比

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犁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

書媿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內批一一該存雖

事涉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恠
憤悒不可爲解信乎趙蛙遺史
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
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
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尚
文華遂失真實斯言得之矣第

取其詳贍探其曠隱亦博採者
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未
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
胥於漸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
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
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

皆大遜于前代摠之以粉飾自
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尚之偏適
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
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尚
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
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抄
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間字
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
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
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
剗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
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

萬曆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都人呂邦燿序

又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

則寘之敝篋中有其書而無其
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
月之六日伯榮曬書於萬卷堂
下偶檢敝篋於亂書中得是書
焉因漏逸三卷故沉埋敝篋而
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

宛然在也噫竒矣哉始也索之
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
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
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秘之今也
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
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劍也然畢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卽
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
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

六月望日呂邦燿撰

宋宰輔編年錄序

古今人勞心史籍者多矣稗官
小說誰非見地空明而顧容易
視之令苦心者不得一奏流水
之音此揚雄伸舒所爲憤悶而
閔其門者今有餘恫也余不佞

僻懶今事未修何古之嗜然一
種雅慕擊節之懷則未敢忘耳
適來承呂九如公示以宋宰輔
編年錄開閱廼知宋太常徐誠
甫所輯也夫史如宋與金遼相
爲終始自太原之賞不行而瓦
橋岐溝遂爲敗衄嚆矢澶靈之
議獻納之爭寧直在張李諸大
臣乎英哲以降出沒于契丹元
昊之間轉度于臨敵折衝之際
韓范司馬外豈獨無人建炎而
後未易更僕矣獨聽其落落而

直取宰輔爲名也何以故編年之法祖在春秋春秋重責相如糾咍輩貶而書名榮叔家父之徒不與焉虞廷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此史冊傳心之要也故唐憲宗問玄宗之政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用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也宋在當時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陵夷江左則表金狄而

君之伯父之無足齒頰然中書
望重西夏膽寒戒邊卒之勿犯
問安否于金人猶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何至秦檜賈似道韓
侂胄居政府而天下遂不可爲
也則亦宰相之明驗矣誠甫或
有赤心乎不可當吾世而失之
故取而編次焉亦書宰周公伯
糾義也其拜罷制語不遺一切
大都此事借人筆舌爲逸語爲
真語爲背者爲中者爲談者爲
手足不相掩者前後覆拾不詭

于羊質虎皮之訛見逸語而慚
見真語而訟背可以刺中可以
興談可以觀不掩者可以叱咤
而咄嗟人品心地高下微暖按
詞而揆事緣事以稽材明若觀
火卽以爲相天下者之三車可
矣是編也王損仲邁之有年惟
抄本自焦弱侯太史來呂九如
校閱付殺青氏恨孝宗一卷爲
缺陷世界鑄成而忽從伯榮筭
中檢拾之遂成完刻此亦天不
愛道之意而誠甫精神鼓盪不

欲以其心力久塵屋壁也如是
而誠甫爲宰輔司南損仲傳衣
伯榮都講九如其祭酒乎可以
傳矣余讀是編獨惟王介甫以
英雄敏畧當神宗任信之際不
以西寧幽薊爲念急急于理財
桑弘羊劉晏是資何爲也倘亦
有晁大夫貴粟意乎所譚兵事
何鑿鑿也然介甫非久柄無幾
而彈文遂出踵踵繼來議亦不
行矣竟不能挽宋燼之灰也豈
獨罪宰相哉司馬遷傳酷吏未

編年錄
有稱及張湯延年者如蔡京童
貫丁謂之流亦倣此意而已

河南大梁道副使楚人孟翬撰

宋宰輔編年錄序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

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理宗

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

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

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

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
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
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
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
焦漪園太史寄是錄至抄本也
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

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
宰臣謀國之槩人之賢奸世之
治亂具是矣茲不論不佞反覆
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
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
時宰執趙呂當締紉之初富韓

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
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
王府復乎盛矣獨恠裕陵之於
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爲而勦
周禮國服丘乘之緒說更張法
制擯弃元老意將駕周孔之上
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
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
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
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咎
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
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虜謀

首絀專門之學逮侂冑以傳道
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
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
師者吁已甚矣侂冑旣歿彌遠
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弄
真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
前而不御遙聞轂而相思者也
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
寘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
之亡遂亡天下者也究觀宋氏
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
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

基卽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相之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國之均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實予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間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

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臯夔會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緝有倫卽所述如文潞公間金竒錦及朱勝非間居錄王次翁叙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

之

河南王惟儉撰

跋宋宰輔編年錄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跣頓異一君之命衮鉞互乖則制

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
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
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
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
卿之切事旣不多得而昆命元
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

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
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
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
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
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
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

宋自平章之下有叅知樞密名
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
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
非軍務倥偬人主有命而宰臣
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
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

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爲
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
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
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
進唐之元載揚炎皆地居股肱
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

元愍巨奸僅投嶺海卽侂冑之
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
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
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
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敕文潞
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

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
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編
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
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
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爲
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

躔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
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
去於同似道何人禮過二老止
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
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
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
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
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
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
四年皆醜正党邪稔禍階厲乃
司馬入朝會不數月李綱柄國
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

諸賢皆席不及暖而寘身瘴鄉
羈魂炎徼千載之下使人撫遠
奸而裂背弔孤忠而洒涕何忠
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
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
其故矣

大梁朱勤美撰

序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
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
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
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
以長編繫年錄綿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
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群公評品之論奉常行實
之攷旁引曲彙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
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烝 彝鼎
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贅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

長闕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
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
亦足爲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廉稱輟
奉餼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
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
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
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陽丘沂公刊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
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

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
杜姚宋豈不憂憂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
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
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
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
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
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
韓縝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
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亮復
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

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于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臬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克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間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

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冑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冑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顯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

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

程景思刊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脩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永陽丘沂公刊

司馬温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叙宋興以來百官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温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攷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媿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科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

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
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
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
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
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
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曆之盛則杜
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
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
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鑿徃轍益謹乎若
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
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
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
家藏之祕銀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
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
判官章鑄序

宋宰輔編年錄目錄

第一卷

太祖皇帝

第二卷

太宗皇帝

第三卷

真宗皇帝

第四卷

仁宗皇帝上

第五卷

仁宗皇帝下

第六卷

英宗皇帝

第七卷

神宗皇帝上

第八卷

神宗皇帝下

第九卷

哲宗皇帝上

第十卷

哲宗皇帝下

第十一卷

徽宗皇帝上

第十二卷

徽宗皇帝下

第十三卷

欽宗皇帝

第十四卷

高宗皇帝上

第十五卷

高宗皇帝中

第十六卷

高宗皇帝下

第十七卷

孝宗皇帝上

第十八卷

孝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光宗皇帝

第二十卷

寧宗皇帝

宋宰輔編年錄目錄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一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太祖建隆元年 庚申

二月己亥周宰相范質司徒加兼侍中

自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依前守司徒加兼侍中

王溥加司空

自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魏仁浦加尚書右僕射

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依前樞密使加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國朝沿唐故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以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為宰相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官。守司徒司空唐故事雖三公亦必冠以文散階國初因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也。宰相初拜無有不帶中書門下侍郎者。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首相兼門下侍郎次相兼中書侍郎。宰相分領三館亦因唐及五代之故。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其次為監脩國史又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樞密院起于後唐莊宗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晉廢復置自是相承不改。周宰相范質王溥兼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兼樞密使至是質溥皆罷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獨仍舊兼樞密使。

○官制沿革

制曰虞舜有納麓之功弗迷風雨夏后享錫圭之瑞乃奠山川然後大洽謳謠光符揖遜顧惟涼德驟集鴻名既用心以存公思與物而更始式宣景化屬在

冢司乃眷弼臣宜疇異數其官鎮時雅量締俗宏材

明去就于幾先識變通之可久岩廊益峻衡石無欺

十載于茲萬邦咸乂具官策名藩府佐命前朝冠顏

子之四科陳臯陶之九德秉彝不紊惠迪有光寅亮

之功播紳允矚具官謙和有立謹重自持周旋三

事之司練達萬幾之務言無洩露望洽彌綸康濟之

才邦家所注咨爾三后弼予一人而皆稽玄象以酌

群情率具僚而遵外禪是用進為常伯命作司空叙

百揆以奮庸張四維而是賴於戲託王公之上既開

國以承家倚輔相之臣期代天而理物各踐厥位時

維欽哉 本朝大詔令

國初命周朝三相同為一制至罷相亦然後太宗命宋琪李昉並相及李昉張齊賢並相其制亦同自後二相並命皆各自為制云○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溥魏宣懿仁浦秉鈞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自後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倫盧大戎多遜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沈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沆文路公彥博富韓公弼元祐初司馬温公為左僕射文路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路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宣純仁為左右僕射始四相然不久也五朝俱立三相○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自後王文正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路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揮塵錄○宰相兼

質字文素魏州宋城人溥字齊物太原榆次人

仁浦字道濟衛郡汲縣人○初質溥皆舉進士

仁浦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周世宗朝自樞密

承旨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如

何耳遂用之王 傅東 都事畧○太祖以是年正月甲

辰受禪于周二月乙亥首用周朝三相范質嘗

奏疏言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

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端明殿學士呂餘慶

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經事霸府

歷歲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難不孤倚仗每因款
接備覩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輔
未備久難其人以二人器能攀附幸會孰謂不
然上嘉納之李燾通鑑長編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
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
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卽行之
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馬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
字以志之嘗言于上曰如此則畫稟承之方免

妄庸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寢多或至盱眙
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遂爲定式蓋
自質等始也○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
爲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
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爲宰相
兼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
領仁宗然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
院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南窓紀談

同日樞密使吳延祚同中書門下二品

延祚字慶之太原人太祖卽位仍舊爲樞密使

除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是年五月
詔親征李筠以延祚為東京留守及征李重進
又為東京留守

八月甲申趙普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除

唐制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本朝尚循唐制六部尚書侍郎與左右諫議大夫等官皆空存其名而無其實

普字則平范陽人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受禪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既誅李筠普以功遷兵部侍郎除樞密副

使

事畧本傳

建隆三年

壬戌

六月癸巳吳延祚罷樞密使

為雄武軍節度使依前同中書門下二品

先是制下前一日太祖謂延祚曰卿久在樞要

年齒漸高今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當出

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汝云

范仲

拜罷

錄延祚仍舊為樞密使凡二年五閱月延祚

好儒學聚書數千卷卒贈侍中子元稹尚太宗

女蔡國公主聚書至數萬卷積官至山南東道

節度使國朝以來尚王者獨稱其賢

事畧

十月辛丑趙普樞密使

自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充

御史臺雖有大夫員而不除四色憲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號為憲銜檢校則自國子祭酒至三公亦唐及五代舊制也而國朝遵之元豐新制官名別去憲銜檢校官。官制沿革

制曰王者端居九重馭朽政忘于大業躬決萬務坐

籌思得於良臣而况蕭曹故人燕趙奇士霸府早推

于佐命公朝允協於陟明

具官趙普識洞化原才優王佐

契風雲之玄感稟象緯之純精首參開國之功實負

致君之略已升宥密方隆乃睠之恩未正樞機豈稱

疇庸之典俾膺重任用獎元勳爾其佐佑坤人緝熙

庶績無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謀徃其欽哉服我

光寵

普在樞府四□而相

同日李處耘樞密副使

自宣徽北院使右羽林衛大將軍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少

保兼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朝立南北宣徽院各置使以待久次侍從或寵前執政作帥位亞僉樞俸同執政武臣勳舊建節久次多以北院使處之或同簽書帶此官事見筆談與官制舊典。國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使恩禮遂同二府而班樞密副之上雍熙中置三班院事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遂下樞密副矣

處耘潞州上黨人初周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

下為都押牙陳橋推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

中太祖竒之累遷至宣徽北院使至是遂有此除

乾德元年

癸亥

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

九月丁卯李處耘罷樞密副使

責授淄州刺史

制曰昨者南山師徒俾令監護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聞動恣胸襟每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尚念已著徽勞特從寬典俾提郡印用示優恩

處耘自建隆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

月罷在樞府僅一年。初朗州亂遣使求救于

朝廷太祖命襄州慕容延釗帥師赴之以處耘

為湖南道行營都監處耘自以受非常之遇思

有以報臨事專制不顧群議由是與延釗不協

更相論奏朝廷以延釗宿將止罪處耘處耘亦

不敢自明云

拜罷錄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

處耘累贈韓王子繼隆積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配享真宗廟庭

乾德二年

甲子

正月戊子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並罷政事

質自司徒兼侍

中除太子太傅

溥自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除太子太保

仁浦自樞密使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依前守尚書右僕射

東宮師傅以下官屬舊制不常設乃以三太三

少師傳除前宰相執為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皆位一品官制舊典

制曰開國成務既伸佐國之功以逸代勞宜舉優賢

之典其有位叅四輔功著兩朝始終克茂於嘉猷進

退敢忘于異禮具官范質貞規鎮俗清德服人具官王溥經緯

全才措紳雅望具官魏仁浦素通儒術兼練武經而皆挺

金石之淳誠廓江湖之偉量夙夜匪懈知無不為佐

予開剗之基賴爾緝熙之績雖位隆三事所宜勉輔

於坤人而日有萬幾安可久煩於舊德俾令就第用

解持衡升一品於春官總六卿於會府永保崇高之

秩用光翊戴之勲

三相自建隆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並

相太祖四年南郊畢並再表求退仁浦以疾請

告太祖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表

乞骸骨至是同制罷相或告病未寧或勤勞可

憫並從優禮云李攸通今集編

李淑奏議曰太祖用周朝三相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

質乾德初封魯國公質在相位所下制勅未嘗

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版籍為急使者按民田

及獄訟皆召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

號賢相事以乾德四年卒質寢疾上數幸其第
臨觀質以廉介自將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
方鎮質始絕之及卒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其
後太祖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
之外不殖資產真賢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
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
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編
○溥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加特進二年正月除
太子太保開寶二年除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
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

也編長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

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

西遂為定制拜罷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卒贈

侍中謚文康孫貽永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仁

宗朝拜樞密使○仁浦開寶二年從征太原遇

疾而卒謚宣懿以子咸信尚太宗女永慶公主

追封齊王咸信積官至保平軍節度使平章事

庚寅趙普拜相自樞密使檢校太保授門下侍郎同

制曰閔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

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具官功參

締造業茂經綸稟象締之純精契風雲之良會洎贊
樞機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
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任仍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
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
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脩

范質等三相罷遂相趙普上既除普及樞密使
李崇矩乃無宰相署勅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
但進勅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
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實儀曰
今皇弟開封尹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上從儀

言乃命皇弟署勅長編普既拜相事無大小皆决

於普太祖待普如左右手是日監脩國史故事
宰相兼勅皆用內制處分今上用勅趙普監脩

國史非舊典也蓋失之事畧五年三月除尚書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充昭文館大學士○自唐以
來方鎮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
部曲主之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
輒歸已或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冀恩獎普勸
太祖革其弊方鎮闕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
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

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京師以備宿衛教習精練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數年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事畧普薦曹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國平平同普佐太祖太宗定天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為相每纔歸第則亟闔戶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翼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

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奏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長編○世多言本朝任相不專自罷坐論之禮始嘗觀趙普相太祖十年雖置叅知政事而不押班不知印普亦自信不撓訖用成功上嘗欲使天雄節度符彥卿典兵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之請見事遂中止又嘗怒殿前都指揮使韓

重贊欲誅之普以為不可上怒猶未解普開陳
愈切竟納其言兵權所在人臣最難言而趙普
罷符彥卿成命於已行之後貸重贊之死於將
戮之時任相猶謂之不專乎

陳傳良建隆編乞罷符彥卿事乃普為樞密使時事耳

同日李崇矩樞密使自宣徽北院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遷檢校太保除

制曰出司財賦既彰幹蠱之功入掌樞機宜舉疇庸

之典具官李崇矩夙懷器業久著勞能守素履以不渝秉

純誠而益固洎居近列兼筦利權均用愛人不加於

常賦濟時成務但見於豐財考績斯多陟明惟允是

用擢升宥密特示倚毗察予帷幄之謀罄爾彌綸之

效沃心造膝朕有望焉勉服訓詞無忘率勵

崇矩字元靖上黨人始樞密中書門下同一幕

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

其子婦之父故特命併之迄今不改事見筆談國朝

中書樞密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

貳然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之論用分宰相之

權南窓紀談

已亥王仁贍樞密副使自內客省使樞密院承旨除

仁贍字子豐唐州方城人初永興軍節度使劉

詞薦其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及授禪遂擢用之

四月乙丑薛居正呂餘慶並叅知政事

並自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除

梁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直學士

○石林燕語

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餘慶世本燕人。太祖初卽位以歸德軍興王之地居正遂自觀察判官權為給事中累遷兵部侍郎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在幕府及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是年初置叅知政事為宰相副貳命居正及呂

餘慶為之三年二月餘慶以叅知政事出權知成都府時蜀初平以執政蒞藩自餘慶始也開寶五年以叅知政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並為西頭供奉官是年十一月命叅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上欲為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機務叅知政事遂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叅知政事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
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勅尾署銜
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
居正等與普齊也至開寶六年上因雷有隣上
章告普私庇堂後官始有疑普意普恩益替六
月壬寅始詔叅知政事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
事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更知印押班奏事
以分其權長編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
僕射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叅議朝政魏謩
爲秘書監叅預朝政蕭瑀爲特進叅議政事劉

洎爲黃門侍郎叅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
叅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待舉
等叅知政事旣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
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受
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叅知政事
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爲對翻以
叅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太祖始命叅政與宰相互知印時議者謂穀
爲失然唐叅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爲百
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爾官制輕重因時蓋

可見矣南窓紀談

乾德五年 丁卯

正月甲寅王仁贍罷樞密副使責授右衛大將軍罷歸本班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責多以本官歸班奉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存官初不以嘗經歷爲高下也○南窓紀談

議王全斌王仁贍等罪詔曰王全斌等出總偏師遠征全蜀銳旅才臨於劍外降書已至于軍前朕念其伏罪畏威祈哀請命尋頒詔旨務在撫綏應孟昶宗親及僞命官吏諸軍將士一境生民並令安存不得驚擾而全斌等違吾約束侮乃憲章專殺降兵擅開

官庫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歛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以至再勞徵發方獲平寧泊命抽歸尚欲含忍而訴寃者日擁國門今且據先次有狀隱落金銀犀玉錢帛一十六萬七百餘貫文受僞蜀臣寮賂饋九萬餘貫擅打開豐德庫門除點檢外諸色納虧欠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喚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與訴索錢帛等人質正而全斌等具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罪以聞本朝大詔令

仁贍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正月罷在樞密凡三年初詔王全斌等平蜀以仁

贍為西川行營都監及蜀平而全斌等違約束
殺降兵以致群盜充斥諸將還仁贍歷詆諸將
冀自免上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
此豈諸將所為邪仁贍皇恐不能對以其新有
功不欲付獄吏令中書門下省追問皆具伏所
取受隱沒為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詔御
史集百官議全斌等罪當死上特赦之

二月乙丑沈義倫樞密副使

自西川隨軍轉運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

義倫字惠恭陳留太康人名上一字避太宗舊
名後去之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繼領滑

許宋三鎮皆從焉既受禪遂擢用之平蜀之役
義倫為西川隨軍轉運使獨居佛寺蔬食有以
珍異奇巧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
而已時曹彬自蜀還上嘗從容問以官吏善否
彬惟薦義倫可任上亦聞義倫清節過人故有
是命義倫在樞府六年至開寶六年九月拜相
開寶五年 壬申 乾德六年十二月改開寶元
年

二月庚寅劉熙古叅知政事

白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除

後唐明宗時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
掌顧問以馮道趙鳳為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樞
密職事官也。詳見石林燕語。國朝舊制職
掌官外有學士待制等員端明殿學士等職皆

為侍從清望之選並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
省府寺監在外藩方任使。舊典

熙古字義淳睢陽人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為
節度判官及受禪遂召用之

九月癸酉李崇矩罷樞密使為鎮國軍節度使

崇矩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使至是年九月
罷在樞府凡八年時趙普為相與崇矩分秉國
政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厚相交結太祖頗不
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至是上書據其
陰事訴之于是罷崇矩出鎮及卒贈太尉謚元
靖以子繼昌之子遵勗尚太宗女萬壽公主追

封河東郡王遵勗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

開寶六年癸酉

六月庚申劉熙古罷叅知政事致仕

熙古自開寶五年二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因足
病以戶部尚書致仕執政凡二年卒贈右僕射

八月甲辰趙普罷相除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
使相唐制皆署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則
綴本班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宣制除授者勅尾
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南窓紀談。故事
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
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
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訖太宗真宗皆不易舊
制。石林燕語。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

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老久次宰相
罷相隨其舊職加節度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
還相位而拜樞密使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
故遂謂之使相雖中書令叙位亦在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之下
○舊典

制曰代天治物厥功已成仗鉞臨戎所委尤重雖弼
諧而是賴且勞逸以惟均睠惟孟津介於河洛素爲
輿壤况乃近藩爰命台臣俾分閫寄具官趙普昔在霸府
實爲元勳始當草昧之初首贊經綸之業千載起興
王之運十年居調鼎之司帷幄伸謀股肱宣力燮和
萬彙已施濟物之功鎮撫三城適表出藩之貴帥壇
受任相印兼榮永隆屏翰之權更勵始終之節

普自乾德二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獨相
凡十年。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是時官
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至京
師治第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怒便
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而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
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殿廬中太祖聞普
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自崇
矩罷上於普稍有間普又嘗以隙地私易尚方
疏圃以廣其居及營邸店翰林學士盧多遜因
召對屢攻其短會雷德驤子有隣怨普之擠其

父求所以報普時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
賊有隣于是擊登聞鼓訟堂後官私事皆普庇
之太祖怒令下御史府按治各抵罪上始有疑
普意矣普自是恩益替始詔叅知致事陞都堂
與宰相同議政事復詔薛居正呂餘慶更知印
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遂罷去普嘗設大瓦
壺於視事前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
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趙普自乾德二年至開寶六年罷獨相凡十年
是後李昉自雍熙二年至垂拱元年罷凡四年
王旦自景德元年至祥符五年罷凡七年呂夷
簡自天聖七年至明道元年罷凡三年皇祐二

年龐藉亦三年紹聖元年章子厚亦七年皆獨
相而淳化元年呂蒙正亦獨相踰年○事見筆談

九月丁卯呂餘慶罷叅知政事

為尚書左丞

尚書丞郎自兩省遷至者謂之百官之貴近與
兩制兩省學士待制一等除任唯不預扈從。

餘慶自乾德二年四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九
月罷執政凡九年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
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介意餘慶執政時會
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為辨析人稱其
長者至是有疾上章求解機務故有是命

已巳薛居正沈義倫並拜相

居正自吏部侍郎叅知
政事除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仍前監脩國史義倫自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居正拜相制曰財成天地者元后之道燮理陰陽者

冢宰之權其有早踐巖廊久叅機務既著彌綸之效

宜升輔相之資具官薛居正文作國華才為人傑夙推雅

望久服大寮朕自膺寶圖茂建皇極酌用舊制簡求

輔臣特命豫大政於萬機下丞相之一等顧惟全德

無忝明恩于今歷年厥有成績疇庸之典無所吝焉

是用擢正台司仍兼史職懋官進秩真食增封於戲

知臣者君子雖慙於往聖以道佐主汝宜念於前賢

永保令圖以承休命

義倫拜相制曰輔弼之臣邦家是寄緝熙庶政必賴

其嘉謀鎮撫四夷實資於重德睠機衡之近列有霸

府之舊僚疇佐命之功俾當爰立委調元之任允契

具瞻具官沈義倫儒行飭躬貞規邁俗保晏嬰之儉德富

常賢之經術自首逢興運歷踐通班掌漕坤維清風

播於遠俗詢謀密地素履光於盛時是用擢踐鼎司

倚為國相正中樞之貴位冠仙殿之群儒式重元勲

且符公望於戲創業垂統予方致於治平當國秉鈞

爾宜思於經制務恢遠略以贊丕圖

居正開寶九年十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昭文館大學士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
守司空義倫開寶九年三月上將幸洛陽以為
東京留守尋召赴西京十月除尚書右僕射監
脩國史太宗親征太原以義倫留守判開封府
事師還太平興國四年加尚書左僕射

同日盧多遜參知政事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除

楚昭輔樞密副使昭輔自左驍衛將軍判三司除

多遜懷州河內人昭輔宋城人。多遜博涉經
史善伺人主意太祖好讀書每問書中事多遜
伺知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執政三年至九年

十月拜相。太祖初與禁衛嘗召昭輔置左右
及即位以其有心計遂擢權判三司至是除樞
密副使開寶九年以樞密副使昭輔右衛大將
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

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樞密使副兼領院事

二月庚戌曹彬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

使

彬字國華真定人太祖伐江南彬進圍金陵誓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既克金陵城中皆按堵
如故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未幾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賞江南之功也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彬初以節度使爲樞密使不罷旄鉞至是加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卽罷旄鉞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兼侍中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一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太宗開寶九年

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十月庚申盧多遜拜相

自吏部侍郎叅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制闕

太宗以十月癸丑卽位庚申多遜拜相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兵部尚書

同日楚昭輔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除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尉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檢校太師

太平興國四年 巳卯

正月庚寅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

熙載字疑績洛陽人太宗初領泰寧節度辟為

掌書記及即位遂擢用焉是年除簽書樞密院

事簽書樞密院自熙載始四月庚戌除樞密副

使

兵部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至太宗朝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尉同簽書樞密院事官制沿革

太平興國六年 辛巳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

居正自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薨于

于位相太祖三年相太宗六年方入奏事疾作

輿歸而卒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咸平

二年配享太宗廟庭居正操行方正為相任寬

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

九月辛亥趙普再入相

自太子太保除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協比者德皇王之大猷圖任舊人邦家之令典

其有功高締翊望著巖廊出領蕃宣入奉朝請輿望

所屬嘉言孔彰宜膺作礪之求再授秉鈞之寄

具官趙普

建邦元輔命世偉才早踐台衡載更時序蕭何畫一

之法著於廟堂甘盤舊學之臣屈在班列朕方寤寐
良弼寅亮天工詢于元龜歷選群后用煩舊德弼予
眇躬外以鎮撫四夷內以平章百姓康濟庶務常思
舟楫之言品題群材俾適輪轅之用佐佑寡昧臻于
治平毋使丙魏房杜專美於前代也

太宗卽位以普為太子太保普奉朝請累年盧
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上寤拜司徒侍中封

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

同日石熙載樞密使

自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戶部尚書充

制曰文昌之設益重於六官温室之任聿參于萬務

非忠謹敦厚温恭明允則何以追武帳之三接贊

鴻樞之百度職茲宥密以奉倫思我之得人無愧前

古具官石熙載

挺生間氣符會昌期早事初潛屢進苦口

之說洎參樞近益勵匪躬之誠進思盡忠言必循理
補袞無關循墻益恭朕之使能人實受賜用尊名數
式示倚毗俾兼喉舌之司以重股肱之寄往踐樞軸
必也正名克勵乃誠同底于道

用文資正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十一月癸丑楚昭輔罷樞密使

為左驍衛將軍

昭輔自開寶六年九月除樞密副使九年十月

拜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十年昭
 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然無他
 材略至是以足疾就第在告數月始命石熙載
 代其任會郊祀畢乃有是命及卒贈侍中謚景
 襄太宗幸亳回再贈中書令

太平興國七年 壬午

四月甲子竇偁郭贇並叅知政事

偁自右正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贇自

中書舍人並守本官除
 正議大夫本諫議大夫
 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
 議隸門下中書舍人右諫議隸中書

國朝給事
 給事左諫
 柴禹錫樞密副使
 自如京使除宣徽北院使兼

偁字日彰薊州漁陽人贇字仲儀開封人禹錫

字元圭大名人。偁父周諫議大夫禹錫五子

曰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

龍偁先與賈琰同在太宗幕府琰便佞希旨偁

常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頗稱贊德美詞多

矯誕偁叱之太宗不樂因罷宴遂出偁知涇州

既大用太宗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

以藩邸之舊出於際遇太宗曰非也以汝嘗面

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十月卒詔輟視朝贈工部

尚書偁喜同幕丁顥子謂謂尚幼偁以女妻之

後果至宰相。贊自太宗任京尹時得侍讀藩邸及卽位遂擢用之。禹錫亦事太宗于晉邸。太宗以藩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遂告秦王廷美陰事故寵用之。八年六月遷宣徽南院使。

戊辰盧多遜罷相

責授兵部尚書

制曰調梅作礪中外之所瞻加膝墜淵古今之攸戒

矧於輔相之任必全進退之宜

具官盧多遜

早中科名亟

更臺閣久迴翔於近列嘗際會於先朝擢預中書俾參庶政洎予臨御首正台衡補袞之効茂聞由徑之蹤盡露節虧忠藎道有依違尚塵廊廟之榮曷厭播

紳之論爰伸念舊用示匿瑕俾領夏官以奉朝請用全終始之義以彰廣大之恩

多遜自開寶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爲相凡八年。趙普爲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多遜在相位普之子及親屬多爲所抑普旣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多遜坐秦王事責下御史劾其狀得實詔文武常參官集議之太子太保王溥等參議言多遜身處台司心懷顧望大

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請削奪

官爵準律誅斬有旨配隸崖州充長流百姓

多遜削奪官爵配隸崖州制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

下之謀上將而必誅

兵部尚書
盧多遜

頃自先朝擢參大政

洎予臨御首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邦家之務

一以咨之朕既倚成汝合思報而乃交結藩邸窺伺

君親指斥乘輿謀危社稷大逆不道非所宜言因遣

近臣雜治其事醜跡共露具獄已成既有司之定刑俾

外廷而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汙瀦其宮用正憲章以

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

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我無恩爾群臣當體茲意

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宜削

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隸崖州充長流百姓仍終身

禁錮縱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期周以上親屬並

配隸邊遠州郡禁錮

庚辰沈倫罷左相

責授工部尚書本名義倫避太宗

舊諱

制曰具官頃自諸生幸逢興運亟登廊廟遂踐鼎司

闕閱無聞際會斯極洎于臨御尤所倚毗七年于茲

恩寵備至所宜盡心竭慮知無不為使內外和平苟

慝不作此宰相之任也昨盧多遜包藏逆節結構異

端豈無姦邪之謀見于舉措之際汝則與之同列積
有日時安然坐觀曾不先覺稔其醜跡上瀆朝經離
我友于之親傷我寬仁之德貪榮竊位於汝安乎雖
復謝病引年拜章上綬儻更優其爵秩何以肅於搢
紳非我無恩蓋全大體六卿之任位望特隆深屈憲
章粗伸警勵其子都官郎中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
在朝行可落班簿

倫以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相太
祖凡四年相太宗七年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
已先是倫與盧多遜同列多遜坐秦王廷美通
謀事發而倫前已病在告求致仕責其坐觀同
列稔其醜迹乃至於貶後請老復授左僕射致
仕卒年七十九贈侍中謚恭惠

太平興國八年

癸未

正月戊寅曹彬罷樞密使

自侍中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制曰萬機鞅掌温室之任斯勤十乘隱鱗齋壇之寄
尤重式均勞逸用示倚毗具官曹彬說禮敦詩體仁利物
臨事克彰於忠謹接下彌盡於謙恭兩朝備罄於腹
心終日不離於帷幄折衝千里雖藉樽俎之籌節制
百城宜分旄鉞之任輟茲禁中之位賜以汶上之田

式勞申伯之蕃宣毋忘段木之偃息

彬自開寶九年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正月罷
在樞府凡八年酒坊使彌德超驟被委遇上急
變云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又誣彬有不軌之
謀太宗頗疑之彬不自辨遂有是命趙普嘗薦
彬見太宗因爲辨其誣太宗大悟德超旣得罪
而待彬如故其後太宗從容謂普自愧聽斷不
明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
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太宗於是釋然繼封魯國公

已卯王顯彌德超並樞密副使

顯自東上閤門使遷
宣徽南院使兼德

超自酒坊使遷
宣徽北院使兼

顯開封人德超滄州人少皆嘗給事太宗於潛
邸德超旣譖曹彬彬遂罷顯與德超爲南北院
使並兼樞密院副使

二月庚申宋琪叅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
遷左諫議大夫除

琪范陽薊州人太宗爲開封尹琪爲府推官禮
遇甚厚及卽位遂擢用之七月庚辰加刑部尚
書班叅政李昉上執政未幾一年十一月拜相
四月丁亥彌德超罷樞密副使

削官爵流瓊州

制曰具官彌德超闕茸常材斗筭小器朕昔在藩府嘗齒中洎洎入纂於丕圖亦累遷於近職錄其尺寸之效陞于宥密之司而高則疾顛盈而亟覆詬訾同列指斥朕躬為臣若斯於法何追朕求治斯切益急於用人引咎實深詎忘於有罪御史閱實有司定刑合寘嚴誅以禦魑魅凡爾在位體茲好生其彌德超在身官爵並宜削奪其一家配隸瓊州禁錮

德超在樞府纔數月德超嘗上急變巧誣曹彬以他事太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使德超謂事成期得樞密使及是失意居常怏怏嘗詭王顯等曰我為國家言大事有安社稷功但得如綫許大名位爾等何人反在我上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之太宗怒令鞫其事故抵於罪

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加檢校太保充

制曰漢以尚書平章奏議魏以中書叅掌機密邦國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厥惟艱哉具官王顯器重恢宏襟靈秀拔嘗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雨如晦益勵匪躬之誠夙夜惟寅愈定致君之志樞密之任獻納攸資宜正

名稱用伸毗倚益堅許國之節式副知人之明

七月辛未郭贄罷叅知政事責授秘書少監

制曰具官郭贄簪筆持橐獲侍於初潛曳組鳴珂久塵於

清切頃參台席實代天工而啟沃茂聞尸素斯極飲

酒過量自貽沈湎之譏發言無稽益彰容易之態所

宜左降尚屈典刑

贄執政凡一年曹彬為彌德超所譖贄為辨其

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遂不次擢用至是以晨

朝被酒遂致罷黜尋知荆南府真宗即位累遷

禮部尚書及卒贈左僕射謚文懿贄長者喜延

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庚辰李昉叅知政事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除守本官充

太平興國五年置文明殿九年殿災改建為文德殿遂廢此職官制

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郭贄既貶中書惟趙普

宋琪時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工部尚

書李昉宿舊上欲用昉叅政以琪先入當班列

昉上加琪刑部尚書昉守叅知政事昉執政僅

半年十一月拜相

六部次之戶部次之

八月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

制曰宥密之

之任實參乎百揆職事斯

設在勞□而則殊

所先固授受而惟允

具官石熙載

達識兼濟偉量旁通

在初潛實預賓佐韋弦之戒

動靜有常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自總樞軸屢進儻言

方參帷幄之謀遠嬰寒暑之病抗章引退瀝懇彌堅

宜推加等之恩卽俟有瘳之喜勉思願養式副倚毗

熙載自太平興國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九月除樞密院使至是

年八月罷在樞府凡五年熙載以足疾多請告

太宗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抗表求解機務

故以優禮罷卒贈侍中謚元懿熙載有文學立

朝無顧避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與薛居正配

享太宗廟庭子中立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

十月己酉趙普罷相

自司徒兼侍中罷為檢校太尉兼侍中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

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閫寄聿當二老

之任所以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勳賢斯為大猷

豈敢虛授

具官趙普

挺鍾間傑富稟誠明草昧之初締紉

之功夙著巖廊之上啟沃之效居多朕疇咨老成參

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藥石之言彌縫之績既

彰調燮之勤斯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以蕃宣均

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啟南陽夾
輔王室

普自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再入相至是年十月
罷再相凡二年普罷時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
之又謂之曰普於國家有勲力朕疇昔與之游
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俾之善地卧治云
雍熙三年移山南東道節度使自梁國公改封

許國公

十一月壬子宋琪李昉並拜相

琪自刑部尚書參知政事昉自工部尚書

參知政事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疇咨總領衆職漢宣由是
致淪非賢罔又得士則昌聿求經濟之才爰授弼諧
之任枚卜斯允成命是行具官宋琪宇量冲深規模宏遠
具官李昉鬱有公望久服大寮而皆罄竭謨明裨贊樞輔
君臣之際人無間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脩經術以
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用擢正公台職茲調燮朕所
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則致君更思補袞之効唯用
虛已竚茲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相同制

琪自庶僚一歲中爲宰相其速如此昉初與盧
多遜並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昉曰盧與我厚

不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
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
之昉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
進御自昉始編長雍熙元年十一月南郊畢琪遷
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昉遷中書侍郎監脩
國史○太宗始卽位詔秦王廷美武功郡王德
昭位在宰相上至是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
王之上李昉宋琪頓首請遵故事上不許琪等
又叩頭固辭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
群官禮絕藩邸之設亦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

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

謝今宰相班在諸王上自此始

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叅知政事

穆自翰林學士遷左諫議除

蒙正自翰林學士都官員外郎除至自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除

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至

字言幾真定人○穆文學操履為太祖所知太

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

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穆等既並命對于王華殿上謂之曰朕為官擇

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擢惟公也
朕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
稱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
耶皆再拜謝編長穆執政未幾丁母憂不數日起
復本官穆固辭不得已視事未終喪而卒太宗
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真
不易得朕方爾擢用遽茲淪謝非斯人不幸乃
朕之不幸輟視朝贈工部尚書呂蒙正舉進士
第一執政四年端拱元年拜相

同日張齊賢王沔同簽書樞密院事

並自樞密直學士
遷右諫議大夫除

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沔字楚望齊州人雍
熙元年十二月齊賢沔並遷左諫議大夫三年
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時大舉北伐代州楊業
戰沒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卽有此授初
太祖幸西都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
殿令面陳其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
說稱旨齊賢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
拽出及車駕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
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
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决欲置於

高等有司偶失掄選第在三甲之末太宗不悅
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齊賢釋褐授
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為相

雍熙二年

乙酉

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改雍熙元年

十二月丙辰宋琪罷相

為刑部尚書

制曰王者欽若大猷允釐庶政必籍台輔以張化原
上所以燮理陰陽下所以康濟黎獻唯公是務與衆
共之其或時望有虧物情未允進退之際公議在焉
具官早以時才嘗依藩邸荐更歲月久効官常泊朕
宋琪績承載懷求舊攀附鱗翼騰躍風雲擢於會府之中

處以公台之任而識非遠大

具瞻曾無端謹之

稱但有詼諧之誚朝章政典無所建明百度彞倫如
何式叙豈可以承倚毗之重當憂之任哉宜
俾還相印退之以禮不謂無恩勉
欽承自

琪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拜相至雍熙二年
十二月罷入相凡二年樞密使柴禹錫同罷上
謂宰相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事不
獲已方行此命朕欲展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
識中上言願易闔闈中官邸朕極不樂自此朕
薄其為人乃潛與宋琪相結為琪請流人盧多

遜第朕命卽賜之多遜犯罪籍沒爲宰相復請居之不避惡名豈大臣之體乎然不欲暴其狀止以詼諧無大臣體罷云拜罷錄琪有吏能而寡學識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後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惠安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十人宋惠安八十其後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穎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薨貶秩蔡師垣亦八十晚節摘藉南遷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同日柴禹錫罷樞密副使

自宣徽南院使罷爲左驍衛大將軍

制曰樞密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此苟輿

情之未洽在公議以難

具官柴禹錫

早自中涓升于近

侍載承求舊之寵驟遷宥密之司而不能盡瘁于事傾輸乃誠苟且因循孤予委遇退居散地猶示優恩尚叅翊衛之榮無忘欽承之意

禹錫自太平興國七年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二月罷在樞府凡四年

雍熙三年

丙戌

正月戊戌李至罷叅知政事

自給事中罷授禮部侍郎

至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二年至以目疾連表乞罷職

養病詔不許固請從之特賜月俸錢十萬

六月戊戌辛仲甫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給事中

仲甫字之翰汾州人

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副使沔自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除

宏自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除

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

雍熙四年 丁亥

四月癸巳張宏罷樞密副使自樞密副使左遷御史中丞

趙昌言樞密副使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

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時河朔用兵張宏循

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北

邊利害故兩易之群臣皆竦動云宏在樞府幾

一年。王偁贊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

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

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

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事

太宗時張宏真宗時李惟清皆自樞密使為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為之者。石林燕語

端拱元年 戊子 雍熙五年正月改元

二月庚子李昉罷相 為尚書右僕射

制曰端拱崇資文昌左相蓋非賢而不授諒出綍以
惟公告爾具寮舉茲明命具官李昉巖廊舊德文學名儒
踐臺閣之通班素高問望處鈞衡之大任久展謀猷
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古人之美今者輟從三事
總彼六卿董齊喉舌之官載光北斗領袖搢紳之列
首冠南宮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異數
適尊於表著睠懷別視於股肱佩服渥恩優游名器
恭踐厥位惟往欽哉

昉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至
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年。先有翟馬周者擊

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
思職但飲酒賦詩并置女樂等事上以方講籍
田稍容忍之於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授
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言僕射
師表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
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佚為辭庶
幾得體上然之長編

同日趙普呂蒙正並拜相

普自檢校太師兼侍中山南東道節度使除太保兼

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入相蒙正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監脩國史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普昭文相制曰尊賢養老上古格言念舊錄勳前王
 令典而况再登廊廟三秉節旄始終不易於純誠出
 入咸膺於大用爰疇茂德用降徽章具官 趙普大昂儲祥
 維嵩擬秀翊天飛之景運名冠公王蘊台輔之嘉謨
 功書簡策早從黃閣旋擁高牙隆中盡偃於仁風峴
 首更歌於善政加以心惟許國道在安民封章屢納
 於忠言致理率陳於正道佐予涼德繫乃宗臣朕所
 以卜在會朝委之論道夔倫未叙將俟於緝熙庶政
 闕然佇期於寅亮是以輟從藩輔復踐巖廊加帝保
 之崇資冠鸞臺之舊列咨上公而詢庶政彌切倚毗

昌洪業以永丕圖更資光輔

蒙正拜相制曰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
 宰股肱輔弼代其功所以端拱仰成垂衣致治建千
 年之昌運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
 叅大政而再罹寒暑秉純誠而無替初終宜推爰立
 之恩式副至公之選具官 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蘊
 濟時之明略輔之以溫恭擬命代之宏材守之以淵
 默允庸歷試早振芳猷公忠推社稷之 重見廟
 堂之器睠茲大體久鬱具瞻爰資帶礪之功用正秉
 鈞之任崇階馭貴列爵增封兼脩大 之書載踐地

官之秩爾宜周旋庶政左右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普至是凡三入相上親耕籍普表求入覲太宗從其請禮成冊拜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長編○普

次子趙承煦自襄州衙內都虞候為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汝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朝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宰相子為六宅使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即授此官後遂以為常呂蒙正固讓止授九品京官將作監丞因以為定制長編

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自呂蒙正始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

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揮塵錄

同日王沔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遷戶部侍郎除

張宏樞密副使 自御史中丞遷工部侍郎除

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 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宏前已為樞密副使後以循默無所建明乃用御史中丞趙昌言為樞副而改宏為御史中丞至是復為樞密副使。守一初為晉邸 太

宗即位遂擢用之守一在樞府纔七月是年九月卒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三月甲戌趙昌言罷樞密副使 自工部侍郎責授崇信軍節度使行軍司馬

責趙昌言等詔曰朝廷詔爵位以待賢能明刑法以馭群下苟回邪之自露在典憲以宜行 具官趙昌言 早以微才擢居重任訐謨之效未見於盡忠險詖之蹤頗聞於植黨交結非類玷辱清朝合首從之原情正刑書之顯戮特寬窮究以示包荒俾出佐於藩垣仍不奪於章綬噫予之待士無愧於至公爾之戴君頗乖於誠節宜思自咎勿謂無恩

昌言在政府幾一年昌言與戶部侍郎陳象輿刑部郎中董儼知制誥胡旦直史館梁顥厚善四人日常會於昌言之第故京師有陳三更董

半夜之語且又作大言恠誕之詞使翟馬周者
上之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大臣力舉旦
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俾昌言內為之助會京
尹許王廉知其事白之太宗大怒捕馬周繫獄
究治流海島昌言與昌等皆貶黜云 拜罷錄

端拱二年 巳丑

七月巳卯張齊賢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遷刑部侍郎除

張遜簽書樞密院事

自益缺使遷宣徽北院使

遜博州人太宗

及即位遂擢用焉

○時中書門下

錄

帝每御殿前

樞密院已下先上宰臣

聖語裁製

嘉言無由聞知慮成漏略自今樞密副使二人

逐旋抄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

同抄錄自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 書而授

史官副使知院二員同掌之 長編

淳化元年 庚寅 端拱三年正月改淳化元年

正月戊子趙普罷相

罷為太保兼中書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

國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未改官制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

有之國史并談

制曰帶河之誓蕭相首於羣臣分陝之寄周公冠于

二老矧乃功宣締創績著巖廊懇辭金鉉之榮願遂
安車之志不加殊禮曷報茂勲具官趙普宇量淵深風規
震肅翊戴先帝實有佐命之勲弼諧坤人益見匪躬
之節而自再持將鉞三冠鼎司 宣猷寅恭協德
小大之務知無不為夙夜之勤浸以成疾聿遵賜告
之典懇陳避位之言喻之再三 洛之地

成周舊壤王畿之廣實切於保釐

瞻於

表則乃兼八柄之秩往撫千里之邦勉

寵 式資

卧理

普自端拱元年二月三入相至是年正月罷居

相位二年初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驟進人望
未允藉普舊德以鎮之遂

政普自去秋以病免

朝謁止日赴中書治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
益甚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 篤三上

表致仕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加
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元勳惟
卿一人不同他等毋至固避俟首途有日當就
第與卿為別普捧詔涕泣力疾請對頗言及國
家事上嘉納之普以衰病再乞骸骨進位太師

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令於西京私第養疾

祖宗以三師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之官及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即較在位久近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即為異恩本朝惟趙韓王普以勲文潞公彥博以年得之外曠世不拜仍自司空五遷方至太師有若王文正公旦呂文靖公夷簡皆任相二十年纔以太尉致仕可見國家重太師官也

○舊典

淳化三年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一太宗

聞訃震悼謂近臣曰普國初元勲事先帝與朕最為舊故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之臣因出涕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謚忠獻輟視朝五日命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護喪事至道 年

進封韓王咸平二年二月配饗太祖廟庭普之

子孫至今顯榮不絕

國朝稽西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只封皇之期親為王其近親以年勞次止封郡王而已至於贈典非后之父祖亦不命與邦以建宗社若曹彬之封秦王潘美之封鄭王雖為后而得之緣有若孫舊典

淳化二年 辛卯

三月乙丑辛仲甫罷叅知政事

給事中罷為工部尚書知陳州

仲甫自雍熙三年六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執政踰三年仲甫從容自守而已至是以足疾罷出知陳州後告老致仕進太子太傅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康節

四月辛巳張齊賢陳恕並叅知政事齊賢自刑部侍郎齊賢自刑部侍郎

恕自鹽鐵使遷給事中除

齊賢執政凡七年九月遂拜相○恕字仲言洪

州南昌人恕為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祖

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太宗即位遂大用焉

同日張遜温仲舒寇準並樞密副使遜自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

事除仲舒準俱自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

仲舒字秉陽河内人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

同日張宏罷樞密副使為吏部侍郎

宏自端拱元年二月復為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一年餘後進工部尚書卒贈右僕射

九月丁酉王沔陳恕並罷叅知政事沔自戶部侍郎恕自給事中並

罷守本官

沔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端拱元年二月除

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八年恕自淳化

二年四月除叅知政事至是亦罷執政纔數月

○自趙普出守西洛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

甫從容其間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

聰察敏辨善敷奏有適時材用先與張齊賢同
被進擢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
副使叅知政事陳恕筦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
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群
官有以中書事告齊賢等左司諫王禹偁上言
中書樞密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並於政事堂
同見以防請託沔心喜卽奏可下其事左正言
謝泌上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陛下聰
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悉知外事若
令都堂候見則群官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百
執事於都堂無解衣之暇設若杜公堂請謁之
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乎
上覽奏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事遂止沔又以弟
淮故數爲樞密使寇準所詆上亦寤沔任數好
詐非廊廟器詔書切責之恕執政未幾以洩禁
中語遂與沔同日俱罷沔性苛刻不以至誠待
人群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旣而進
退非允人胥怨矣

長編

乙亥呂蒙正罷相

自戶部尚書罷爲吏部尚書

制曰宰相之任所以代天工執柄內以平章百姓

外以鎮撫四夷華夏具瞻安危攸繫其有訐謨獻納
 蔑聞苦口之言朋黨比回深失蒼生之望宜行策免
 以肅朝經具官呂蒙正擢自單平累遷清要驟登三事于
 茲九年所宜盡瘁公家屬精庶政任當補袞而曷嘗
 有聞知在挈鉞而曾無所守但務引援於親黨寧思
 澄汰於品流竊祿偷安莫斯為甚匿瑕藏垢誠自
 知儻更倚於弼諧是自貽於蒙蔽政之有悔不可
 追用全進退之宜式表始終之分尚居會府俾領天
 官允謂優隆勿忘循省

蒙正自端拱元年二月與趙普同拜相至是年

九月罷凡四年先是上封事者言立儲貳事太
 宗謂近臣曰此事朕自有時耳會正言宋沆等
 請建立許王元僖詞意狂妄沆乃蒙正妻族遂
 斥為團練副使又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
 賊免有為紳營解於太宗謂蒙正以舊憾文致
 其罪即命復紳官而蒙正亦不自辨至是緣宋
 沆事罷免後因考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為團練
 副使蒙正復入相云事畧

同日李昉張齊賢並拜相

昉自尚書右僕射守本官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

脩國史齊賢自刑部侍郎叅知政事除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昉齊賢並相制曰國家並建庶官歷選群后聿求公輔之器付以調燮之權上以增三光之明下以慰兆

民之望參用耆老所以坐鎮雅俗疇咨俊乂所以垂

拱仰成得人惟艱枚卜斯允具官李昉學窮緗素識茂經

綸久服大寮嘗居台席奉行故事蔚有賢相之風師

長庶僚聿為外廷之表具官張齊賢臨事能斷好謀而成

再總樞機備觀獻替勵蹇蹇之節知無不為體恂恂

之規動必由禮而皆久積問望深練謨明屬茲宵旰

之勤宜符夢卜之選是用並命陟於黃扉汝其澄汰

九流緝熙百度以昉畫一之法足以申昭舊章以齊

賢不貳之心足以斟酌元化同德盡瘁底予于休當

念致君於唐虞無使專美於丙魏服是休寵欽若訓

詞自後並相各自一制

昉初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

至端拱元年二月以尚書右僕射罷是年九月

復入相

同日賈黃中李沆並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並遷給事中除

黃中字媯民滄州人沆字太初洛州人○黃中

年六歲中神童十五歲舉進士沆初判吏部銓

因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

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大用

癸卯王顯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傅責授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制曰裨贊元首實賴於股肱緝熙庶務允歸於樞軸

苟依違而無狀必黜陟之具官王顯早自中涓亟陞

近列一掌樞務

幄之籌曾無補職之効居負乘之地

實植立私黨紊撓紀綱蔽賢傷善固寵

然於盡瘁而何有揣斗筭之器既

言始懇求於引退朕以情深

有足哀者九命作牧舉而授之勉思全

惕厲

之戒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兼樞密副使六月遷樞密

使是年九月罷在自三班不數年正

樞任獎擢之速十年屬蕃戎寇邊河

决近郡機顯無謀略不任職太宗

切責之顯再是命

甲辰張遜知樞密院事

溫仲舒寇準同知樞密院事遜與仲舒準並自樞密院副使除

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遜與仲舒準仍並帶

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為之秩與副使

同未即真則稱檢校 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

淳化四年 癸巳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相 自吏部侍郎罷為尚書左丞

制曰居元首者實賴於股肱濟大川者必資於舟楫

其有自陞廊廟載歷星霜粗彰夙夜之勤宜全進退

之禮 具官張齊賢 服膺儒術策名清途久參宥密之司嘗

委折衝之寄每好談於功名驟遷鈞軸之權尋正燮

調之 而力不逮心名浮於實况多居

於 俾遷左轄之崇資勉奉南宮之政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居

相位僅二年先是 朱貽業參政李沆

之姻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庾延德託貽

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太宗

曰延德嘗事晉邸不自陳而輒干執政遽召見

責之延德言未嘗有請遂召齊賢質之齊賢言

得於貽業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為證乃自

引咎由此太宗疏之遂至罷相事涉干請而辭

連叅知政事李沆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美之

壬申張遜罷樞密副使知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責授右領衛將軍

寇準罷樞密副使同知院事 自左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遜罷樞副制曰具官張遜早在初潛備觀勤蓋尋遷近列嘗
總利權倚其帷幄之謀擢在樞機之地而乃植置朋
黨交構是非貝錦之詞聿彰於萋非挈瓶之智已極
於滿盈特推求舊之恩俾示從輕之典列茲環衛勉
荷寵光

準罷樞副制曰具官寇準擢贊樞衡荐更歲律雖頗彰於
勤瘁而自掇於悔尤交構是非煩黷公上所宜罷免
勿忘省循

遜自端拱二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淳化二
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九月遷知院事至是年六

月罷在樞府凡四年準自淳化二年四月除樞
密副使九月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罷在
樞府凡三年○張遜素與寇準不協每奏事
相矛盾太宗將罷之至是準與溫仲舒偕行歸
第有狂民舞蹈於馬前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善
知準與遜有隙因奏言之太宗以爲

與仲舒同

行遜執王賓奏斥準詞氣悖厲亟發其私上怒
故貶遜而罷準

同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

自涪州觀察使遷宣徽北
院使除

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呂端叅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守本官除

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端字易直叅政呂蒙

正之弟○禹錫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嘗為樞密

副使雍熙二年十二月罷至是除知樞密院事

○端執政二年至道元年四月拜相

十月辛未李昉罷相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

賈黃中李沆罷叅知政事黃中沆自給事中並罷守本官

温仲舒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右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昉罷相制曰變和陰陽輔相天地兼至公而貞百度

熙庶績而形四方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啟

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

宜敷詔旨用罷鼎司具官李昉

仕昌辰嗣膺丕構渴見老成驟遷侍從之班

再荷翊宣帝載啟廸皇猷竭智慮以代天工

體國柄歲時屢換績用闕然朝廷損益之

之大計疇咨闕决屬在廟堂汝自處機衡曾

無化源而斯久孤物望以何深朕服臨虛

心待要務尚委於具臣則蒼昊景靈懼貽深

之重庶全進退之私俾長中臺尚為優渥

昉自淳化二年九月與張齊賢同拜相至是年
十月罷再入相凡二年餘黃中自淳化二年九
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二年沆
自淳化二年九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月同
罷執政凡二年仲舒自淳化二年四月除樞密
副使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在
樞府凡二年。先是去年夏旱蝗因問闕政太
宗憂形于色翼日雨昉等拜賀太宗切責曰久
愆時雨何由而致昉與宰相張齊賢叅知政事
賈黃中李沆慙懼上表待罪四年昉以私家哀

戚求罷不許後日召學士張洎草制除左僕射
罷相洎因上言近霖雨百餘日昉職在燮調陰
陽乖戾如此而無歸咎引避之意矧中臺僕射
之職百僚師長不減於左低昂輕重不侔因而
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臣
太宗以昉耆舊不欲譴黜乃批洎奏守本官奉朝
請焉拜罷錄後昉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太宗嘗
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
贈司徒謚文正子宗諤景德二年爲翰林學士
及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宰相以嚴名自

立門闕者惟昉與曹彬家爾。○黃中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雖小心畏謹然執政循默政事多稽留不決物論以此少之未幾遂罷卒贈禮部尚書

同日呂蒙正再入相

自吏部尚書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昔者虞舜之時優游於巖廊之上周武王垂拱而天下理此無他術蓋得人而委之以政也因念萬機之務屬在中樞民具爾瞻朕所注意是用疇咨庶尹對越上玄敷求良材付以茲任

具官呂蒙正

卷懷經濟

蹈泳中和而自踐歷華脊弼諧庶政識謨明之大體

罄勤瘁之小心出領天官坐鎮雅俗災涼載貿望實彌優方百度將隆兆民思泰朕勵精更始昭德塞違載詢廊廟之訃謨用建朝廷之經濟若涉大水浩無津涯爰資髦碩之賢再踐公台之位秉國鈞而建皇極允人望而代天工汝其薦藥石之謹言輔茲不逮贊金玉之王度致於無爲弼予一人永底于道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至淳化二年以吏部尚書罷是年十月再入相先是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是年昉罷蒙正復入相○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謂蒙正

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庶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諒直事○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材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人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且言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

同日趙鎔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鎔自樞密都承旨遷宣徽北院

使除敏中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蘇易簡參知政事自翰林直學士遷給事中除

鎔滄州人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易簡字太簡梓州人○鎔初以刀筆事太宗于晉邸及即位遂

擢用焉○敏中與張詠俱有時名太宗嘗飛白書向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為樞密直學士

遂决意大用○易簡自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充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易簡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夙絕倫等或一日至三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執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叅政等上意欲遵舊制且俟稔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卽命易簡代之

丁丑趙昌言叅知政事

雍熙四年昌言嘗爲樞密副使因坐程馬周事貶爲崇信軍行軍司馬後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是年召爲給事中叅知政事

淳化五年

甲午

九月丁亥寇準叅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召除

淳化二年寇準爲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上意也是年召爲叅知政事因奏對切直太宗怒起準輒挽上衣留以俟處决太宗歎曰真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

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

長編

至道元年

乙未

淳化六年正月改元

正月癸亥趙昌言罷叅知政事

自給事中出為川峽都部署尋改戶部侍

郎罷政事知鳳翔府

昌言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叅知政事是年正月

罷再執政踰一年李順構亂太宗命昌言為川

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

既行有奏昌言無嗣息鼻折山根

川即詔駐鳳翔蜀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

翔府及卒贈吏部尚書謚景肅昌言

沈以為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

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經擯斥

未嘗少自抑損

戊辰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除

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

同日劉昌言罷同知樞密院事

昌言自淳化四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

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二年太宗既寵用昌言或

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

師昌言竟用是罷除給事中知襄州卒贈工部

尚書

四月癸未呂蒙正罷相

自吏部尚書罷為尚書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制曰邦國政治蓋出於中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

矧乃端揆之任聿居師長之崇苟非台鉉之賢曷慰

搢紳之望

具官呂蒙正

挺生英氣符合昌期自光夢卜之

求遂荷盭梅之寄謨明匪懈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

持政柄洎和鼎實時維老成朕欽若不圖建用皇極

雖彌綸大體固未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

勤止頗鬱隆平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

百辟地高務簡足以養願勉服寵光往踐廼位

蒙正自淳化四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再

入相踰一年蒙正既罷政入謝太宗曰僕射師

表百僚朝廷重臣朕以中書政事煩多俾均勞

逸蒙正頓首謝

同日呂端拜相

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制曰王者對越穹壤司牧蒸黎必求髦碩之賢寘於

輔相之任總領衆職俾朱紫之洞分鎮撫四夷使金

革之不用夙夜宥密朝夕論思聿求其人乃命以位

具官呂端

簡直夷曠宣慈惠和挺王佐之偉才負人倫之

碩望頃自擢叅樞軸再歷炎涼運奇兵於廟堂詢謀

惟允貢昌言於帷幄謇諤可嘉適當求理之辰益見
匪躬之節矧又周知大體多識舊章用晦而明中立
不倚王商厚重既遠懾於羗戎謝傅玄虛可坐鎮於
雅俗宜踐公台之位允符師尹之瞻汝當思堯舜以
致君無使其不及體黃老而行化用致乎無爲欽若
告言以終令聞

二年正月南郊畢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三
年四月真宗卽位覃恩除尚書右僕射監脩國
史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
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

手批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

同日柴禹錫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罷爲鎮
寧軍節度使知涇州

蘇易簡罷叅知政事

自給事中叅知政事罷爲禮部
侍郎出知鄧州

禹錫自淳化四年六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
四月罷再登樞府凡二年及卒贈太尉子宗慶
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易簡自淳化四年十
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踰年易簡
與同列趙昌言有隙多爭忿 太宗頗優容
之又素與張洎不協頗爲洎所 易簡

性嗜酒卒時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

同日張洎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洎滁州全椒人初仕江南李煜後歸朝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為叅知政事

甲申趙鎔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除

鎔與柴禹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

至道二年

丙申

二月庚辰李昌齡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

七月丙寅寇準罷叅知政事為給事中

準自淳化五年九月再入政府踰年而罷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卽序進馬廣州通判左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陞惟節於拯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準美權爾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上

大怒準準持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
悅遂罷歸班尋出知鄧州

至道三年 丁酉

正月丙子溫仲舒王化基並參知政事

仲舒自戶部侍郎除化

基自禮部侍郎侍

化基字永圖真定人。○時邊境多事上垂欲相
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初化基累遷左
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
士也召試知制誥至是遂有此除

同日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惟清字直臣齊州人

同日張洎罷參知政事 為刑部侍郎

洎自至道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
凡二年洎性險詖好攻人之短洎諂事寇準準
力推輓之故同秉大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
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辯由
是罷政未幾洎亦疾罷尋卒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終

